

巴黎

归来话文明

——乙酉年赴法学习随笔



张勇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 法学教研部, 辽宁 大连 116013)

多维
视角

【关键词】巴黎；文明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18(2006)05-0045-03

法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巴黎更是一个被称之为近代文化摇篮的城市。我很有幸，在2005年的春天，与几位同事一起在法国巴黎度过了两个星期的学习生活。虽然时间很短，但对法国的社会文明状况却有了一些真切的感觉。

也许有人会说，那也不过就是“宫爆鸡丁”而已。所谓“宫爆鸡丁”是一些旅游者对欧洲景观的一种概括。“宫”指的就是“宫殿”；“爆”则是“堡”的谐音，

指的是“城堡”；“鸡”则是指的“基”的谐音，指的是“基督教堂”；“丁”则是“厅”的谐音，指的是“市政厅”。意思是说，在欧洲看得不过就是那些“宫殿”、“城堡”、“教堂”以及“市政厅”，感受也就不过如此。的确，那里的宫殿规模宏大，富丽堂皇；那里的城堡千姿百态，浪漫优雅；那里的教堂高深莫测，意味深长；那里的市政厅建筑悠久，别具一格。但这些都是古代文明的表现，对这些的感受不过是对历史的感受，是对已经凝固了的文明的感受。而我所说的感受，却是生活中的，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往过程中的感受，所以这是对现实的感受，是对生动的文明的感受。虽

然，它有时不过表现为一种行为方式，有时也仅仅是一举手，一投足，甚至一景，一物……但这却不是人们的精心安排，刻意追求，完全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而且这是从我到巴黎的第一天就开始产生的感觉，所以尽管只是一些细微之处的具体表现，却使我对巴黎、法国、以至现代社会的文明开始有所理解。

接待。2005年4月3日，我们从北京起航，经过连续11个小时的飞行，于当地时间晚19点45分到达了戴高乐机场。法国接待人员除了开车的司机，就是一位翻译。她首先带我们在机场办理了一系列相关手续，并由一个窗口为我们每人发放

来稿日期：2006-03-02

作者简介：张勇，男，中共大连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了一笔生活补助金，接着便用车将我们送到了旅店，安排好了每一个人的居住房间后，已经是晚上22点多了，早已饥肠辘辘的我们，原以为她会立即带我们去吃晚饭，但没想到的是，在说明了第二天的有关事宜后，她便很有礼貌的向我们挥手告别了。无奈，我们也就只好各自在自己的房间里搞自助晚餐了。开始心里还真有些抱怨：“法国人真是太不近情义了。”但仔细想来，法国人的如此接待也是无可挑剔的。既然已经给你们发放了生活补助金，吃饭的问题当然也就应当由你们自己解决。而且这也充分的尊重了你们的权利，什么口味？想吃什么？能吃多少？完全由你自己说了算。既简洁，又实用。但这与我们在国内所常见的那种“热烈”而“隆重”的迎接，“盛大”而“丰富”的款待，的确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此没有客套，不讲排场的接待，如此认真的按章办事，难道不正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表现吗？

住宿。我们居住的旅店，实在是一个小小的旅店，门面不大，楼层不高，粗略估计大概也就有三四十个房间。分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等几种类型。但不论哪种类型的房间，都整齐干净，设施齐备，功能齐全。房间内地面铺的是地毯，卫生间地面镶的是瓷砖。信封、便签纸，香皂、洗发水等一应俱全。墙壁、床铺、桌面、地面，甚至卫生间的隔板、坐便以及播放卫生纸的架板，都每日如新，没有一点灰尘。按照当地的规矩，客人的住宿费当中已经包含了早餐的费用，所以凡住宿的人都可以在旅店的餐厅中进食早餐，但餐厅中却没有必须的登记手续。旅店有一个专为短期离店的人存放物品的房间，同样也不需要办理任何存取手续，而且没有门锁，只要打一声招呼，你就可以自由进出存取。学习结束后，我们曾有几天外出，所有的行李箱包均集

于这个房间。说句心里话，存放时我还真有些疑虑，但返回时，箱包纹丝未动、完好无损。想必这也是文明的具体表现了。

就餐。学习中，接待单位利用仅有的一个星期天为我们安排了一次活动。经过征求我们的意见，最后确定的目标是游览凡尔赛宫。也就是在那一天的中午，接待单位特地招待了我们一顿午餐。记得那是一个距离凡尔赛宫不远的餐馆，虽说是中餐馆，却并不都是中国人在就餐，而且人数并不少。但有一点却又是明显的，那就是，这里不仅没有吵闹、喧哗，甚至连大一点声说话的人都没有。饭菜已经上桌的，在静静的吃；饭菜没有上桌的，在静静地等。在这样的场所就餐，我们的大嗓门也都一下子变得温柔了许多。当然，“静”不等于人们不说话，实际上巴黎人不仅从没有停止过彼此间的语言交流，而且都在充分的利用各种形式，“高密度”地进行语言交流。所谓“高密度”，从我们就餐的这个饭店，以及我们所居住的旅店，甚至街头、路旁，都随处可见。餐桌的摆放一个连着一个，咖啡桌的周围椅背挨着椅背，其紧密的程度不要说人高马大的西方人，就是我们坐在那里也会感到拥挤、憋屈。但巴黎人却都很坦然地坐在那里，轻声细语地在进行交流，像是在说悄悄话。不是有什么隐私防止他人听到，而是怕声音大了影响他人，对别人不礼貌。在这里，文明的表现就是这种语言交流中的轻声细雨。

过街。巴黎是一座历史名城，古建筑很多，特别是老城区，几乎处处都有厚重的宫墙，时时可见优美的雕塑，可以说，这里流淌着的都是文化，凝固了的都是艺术。也许是出于尊重历史，维护古迹的缘故，这里没有大面积的拆迁，也看不到推倒重建的场景。于是，巴黎的这些在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街道大多并不很宽敞。

从广场或街尾看去，在两旁建筑的映衬下，这些街道如同一条条河谷，往返的大小车辆，就如同河面上的航船，连接成线，川流不息。加之启动迅速，“底气”十足的摩托车的巨大轰鸣声，这便使过街的我们还真有些提心吊胆。然而，一次横穿街道的经历，使我有底了。那一次，我横穿街道，从路边的台阶上刚迈出一条腿，突然发现对面指示行人的灯是红色，我慌忙收腿，站在台阶上等候。不想，与此同时，街中央的汽车也立即停在那里不再前行了。我抬头望去，只见司机微笑着对我摆摆手，示意是要我先过去。极不好意思的我连连点头，频频挥手，深表歉意的跑过了街道。如此看来，巴黎的开车人不仅仅具有“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们早已经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文明，在这里的表现就是这么轻轻的一挥手。

滚梯。滚梯差不多是任何一个公共场所，特别是商场、车站的必备设施。人们为了上下省力、方便，也大都愿意走滚梯。而有的场所上下只有滚梯，人们也就必须都走滚梯。我自然也不例外，在巴黎的商场，乘巴黎的地铁，我都走滚梯。很快我就发现了两个共有的现象：第一，无论商场或车站的滚梯，其中间都有一条明显的黄线；第二，无论在商场或是在车站走滚梯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在黄线的右边。开始我曾认为，身前身后的人们在滚梯上应该错位站立，以避免有拥挤之感。不久，便悟出了其中的真正道理。滚梯使上下行走的人们都免去了更多的劳累，特别是对逛了一阵商场或工作已使其有些疲惫的人们来说，其缓慢而匀速的移动，不仅使人感到轻松，甚至有些享受。但对于时间紧迫，急于赶路的人们来说，其慢悠悠地前进速度，实在是对人的一种

折磨，而“自古华山一条路”，如果走滚梯的人们都彼此相互错位站立，那可真是“万夫当关，一夫莫开”的阵势，你就是再着急也无计可施，只有独自忍受焚心的痛苦了。而在滚梯的中间画上一条黄线，不急于赶路的人们都自觉地站在黄线的右边，使急于赶路的人们可以在滚梯的左边大步流星地冲上奔下，实在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虽然，文明在这里的表现仅仅是一投足，但是它确立的基本原则却是：自己方便，与人方便，人人方便。

乘车。一天下午，接待单位按计划组织我们外出参观。由于需要乘坐列车前往，于是在带队人的引导下，我们便乘坐大巴赶到了车站。进了候车大楼，带队人给我们买了车票后，便带我们走上滚梯去剪票上车。原以为要排队等候剪票，剪票后再按序逐一上车。但没想到的是，一下滚梯我们便进入了站台。只见多趟列车呈纵队型面对我们逐一排开，没有任何栏杆遮挡，也未见一个剪票人员。自动剪票箱就设在邻近列车的柱子上，只需将票插入剪票口，听得“咔嚓”一声后，便可以持票上车，对号入座了。也许是短途列车，直达终点的缘故，车厢里也没有看到列车员。在整个一小时四十分钟的行程中，曾见到几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从我们身边走过，经请教翻译才知，这是车上的查票人员。但当时，从我亲眼目睹的情况看，他们并非每个人都检查，确切地说，只有个别人被要求出示了车票。到了目的地，出站同样也是没有任何栏杆遮挡，没有收票、检票人员，乘客们顺序下车也就迅速的各奔东西而去了。这就是说，乘坐列车（至少是我们乘坐的这一趟车），自售票窗口买票后，就全部都由乘客自己照顾自己了。

显然，文明在这里的表现，就是这么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秩序。这是一种已经形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的秩序，是人们对秩序的一种自觉地遵守。

参观。邻近巴黎不远的第戎市，也有一个政治学院。学习期间，我们曾到那里参观。第戎政治学院既没有派车来，也没有派人接，我们必须自己走上门。到了第戎政治学院，接待者已经按时恭候在哪里了，院长将我们引到了一间桌椅已经排成“U”字型的教室里，一会儿又亲自抱来了几瓶果汁饮料，并逐一地为我们倒上。情况介绍中我们得知，第戎政治学院是为了适应欧盟东扩的发展而建立的一个专门以东欧国家学生为培训对象的教学中心。全院共有80多名学生，分别属于22个民族，院长本人就不是法国人，而是捷克人。全院包括院长只有五名工作人员。由此我想，文明在这里又表现为，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最大程度的提高效率，以及无论职位高低都勤奋努力地工作，平等友好的相处。

扒手。在国内启程前就听说，巴黎的扒手很多，要当心被盗。有人甚至这样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去法国主要有两件事一定要记住：一是要带雨伞，因为那里经常下雨；二是要防盗贼，因为那里的小偷很多。到了巴黎才知，果然名不虚传。早上出门时，天气还是好好的，可出门不久，也不知从哪里来了一片云，于是就下起了雨，好在通常雨量都不大，飘飘洒洒的感觉还挺舒服。在家时，春天不搽护肤霜，皮肤便会干燥，不舒服。所以，临行前特地带了一瓶“SOD蜜”。但是在巴黎，每天不搽护肤霜，脸手也都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我想这

主要正是得益于那随时都有的淅淅沥沥的小雨。所以出门忘记了带伞也并非就是一件令人十分懊恼的事，有时甚至拿了伞也不用，有意去接受这春雨的滋润与洗礼。但防盗贼却不是一件能让人感到轻松愉快的事情，特别是在有些区域，有些场合，以及某一时间段里，甚至衣服的穿着方式也必须有所“讲究”。例如，在一些并不繁华的区域，在进出站口的地方，在傍晚的时候，就不宜西装上衣不系扣子。我的一次经历显得有些神奇。记得那是刚到巴黎的第二天，傍晚我正走在距离旅馆不远的人行道上，突然看到两个年轻人笑呵呵的迎面走来，他们一边喊着“CHINA”“CHINA”，一边手舞足蹈地做着中国武术的动作，我也高兴的呼应着，彼此会面时，我们不仅友好地握了手，还做了一个武术的扭打动作，然后便挥手告别了。就在分开的那一瞬间，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敞怀西服的上衣口袋，顿时脑袋“轰”的一声，一片空白。因为，我的钱包不见了。正在这时，刚才的一个青年又来到了我的身边，笑着递上了我的钱包，然后又握了握我的手，远处的那个青年也在笑着向我挥手致意。我立刻打开钱包，分文未少，真是虚惊一场。当然，因为早有防备，钱包里除了人民币和几张欧元小票，并没有大面额的欧洲货币。难道这就是他们偷了我的钱包，又将钱包还给我的原因？即使如此，偷了你的钱包，又主动将它还给你，这与国内那些将所偷钱包掏空后扔进垃圾箱的盗贼相比，还真有一种“职业化”的味道。或许，这也是文明的一种表现吧。

[责任编辑：李成林]